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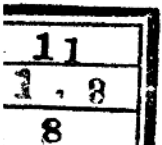
000438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軍 事 文 摘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印

一九六〇年七月九日



說 明

为了配合学习毛澤东同志的軍事著作，現以問題为中心編了这本軍事文摘，由于時間仓促，再加我們水平所限，在摘編上的欠妥或錯誤之处可能不少，除希讀者参照原著外，尙望加以指正，以便修改。

目 录

論 战 爭

- (一) 战争是政治的繼續，是政治用別种（暴力）方式的繼續，在阶级社会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消灭阶级、建立社会主义，才能消灭战争..... 1
- (二) 經濟是战争的物質基础，技术的发展影响作战方法的改变，虽然战争对經濟有很大破坏，但革命战争可以改变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6
- (三) 资本主义制度尚未被推翻之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平共处只能是暫时的，只有斗争，才能爭取和平，只有經過一系列的革命，才能取得永久和平..... 15
- (四) 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战争的性質，我們不是无条件的反对一切战争，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19
- (五) 全民武装起来是巩固人民的政权和抵御外来侵略的可靠保証..... 26
- (六) 技术、原子武器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而社会制度、人民的信賴和支持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31

論 軍 队

- (一) 必須打碎旧的軍事机器，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才能取得和巩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36
- (二) 军队必須服从党的领导和監督，在军队建立党的組織和政治工作是胜利的可靠保証..... 42
- (三) 军队的性質、任务和特点..... 44
- (四) 革命军队必須具有高度的、自觉的組織性、紀律性..... 47

論 战 略 战 术

- (一) 武装起义是夺取政权的重要艺术，必须要作好一切准备.....51
- (二) 积极防御.....54
- (三) 无产阶级必须创立自己一套崭新的战略战术：主客观一致、机动灵活、并不断发展与完善.....57
- (四) 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战争，它能以弱胜强，由低级发展到高级、最后取得战争的胜利.....68

論 战 爭

(一)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用别种(暴力)方法继续；在阶级社会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消灭阶级，建立社会主义，才能消灭战争。

由于直到现在居支配地位的“暴力所得的财产”，总是根据于最初一次的奴役行动之上，所以显然地，全部经济的现象，应该由政治原因来解释，就是由暴力来解释。

恩格斯：“反杜林论”（163页）

任何统治的和剥削的阶级，才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直接障碍，仅仅现在，统治的和剥削的阶级，无论它拥有多少“直接的暴力”，总是被无情地消灭。

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第一分册，“暴力论”，56页。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战争的考验也象历史上各种危机、人们生活中各种大灾大难及各种变革的考验一样，可以钝化和淘汰一些人，但同时却启发和锻炼另一些人，而一般讲来，在全世界历史上，后者的数目和力量除了某个国家遭受崩溃和毁灭的这种个别场合外，是比前者多的。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九一五年夏），

一九五四年莫斯科版，第四、十三页。

战争催醒了群众，以空前未闻的惨祸和痛苦把他们惊醒起来了。战争推进了历史，于是历史在现时就以火车头般的速度飞快前进。现在历史是由千

百万人独立创造的。资本主义现在已发展到社会主义底門前了。

列宁：“現時主要任务”（一九一八年三月），“列宁文选”

两卷集一九五〇年莫斯科版，第二卷，第三七〇頁。

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和现在从未用伤感的观点来看待战争。社会民主党人坚决譴責战争，认为它是解决人类爭端的野蛮办法，同时社会民主党人也知道，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要想消灭这种剥削，我们是逃脫不了战争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統治者和压迫者阶级挑起的。

摘自“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載于1905年7月

10日“无产者报”第7号）。見“列宁全集”

第8卷第530--531頁。

社会党人一向斥責各国人民之間的战争，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和殘酷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則的区别。我们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就不能消灭战争，完全承認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必然性。我们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认为必須历史地（根据馬克思的辯証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

摘自“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見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79頁。

“战争是政治用別种”（即暴力）“方式的繼續”

这是对軍事問題造詣极深的一位作家克勞茲維茨所說的至理名言。馬克思主义者始終是正当地把这一原理看作評判每一具体战争意义的观点的理論基础。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总是从这个观点来考察各种战争的。

請你們用这个观点来考察一下目前的战争，你們就会看到，在数十年內，差不多半世紀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国、俄国的政府和統

治階級所實行的都是掠奪殖民地、壓迫他國民族和鎮壓工人運動的政策。目前戰爭中所繼續的正是這種政策，也只能是這種政策。就中在奧國和俄國，不管是和平時期的政策或戰爭時期的政策，都是在於奴役各民族，而不是在於解放它們。相反，在中國、波斯、印度及其他附屬國內，我們却看見近數十年來億萬人們對民族生活覺醒、要從反動“大”國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政策。在這種歷史基礎上所進行的戰爭，現在也還可能是帶有資產階級進步性的、民族解放的戰爭。

列寧：“社會主義與戰爭”（一九一五年秋），

一九五四年莫斯科版，第十三——十四頁。

戰爭就是通過暴力繼續執行交戰國的統治階級早在戰前就已經執行的那一政策。和約也是那一政策的繼續，它記下軍事行動所造成的敵對力量之間的一些變化。戰爭本身並不改變戰前政策發展的方向，只是加速這一發展。

列寧：“論‘和平綱領’”（一九一六年三月），“列寧全集”

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二卷第一五七頁。

怎樣來找出戰爭底“真實的本質”，怎樣來規定這個本質呢？戰爭是政治底繼續。應當研究戰前底政治，研究引導到戰爭的政治。如果政治是帝國主義的，即是說保護財政資本而劫奪並壓迫殖民地與別個國家的，那末由這種政治所產生的戰爭，也就是帝國主義的戰爭了。如果政治是民族解放的，即是說代表廣大的群眾運動而反對民族壓迫的，那末由這種政治所產生的戰爭，便是民族解放的戰爭。

列寧：“關於對馬克思主義底諷刺與關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一九一六年八月——十月），引自“馬列主義論戰爭與軍隊”一九四九年蘇南新華書店版，第二四頁。

戰爭的性質及其勝利主要取決於參戰國的國內制度，戰爭是該國戰前所實行的國內政策的反映。所有這一切在進行戰爭時必然會反映出來。

列寧：“在全俄東部各民族共產黨組織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三〇卷，第一三〇頁。

我們的戰爭是革命政策的繼續，是推翻剝削者——資本家和地主這一政策的繼續。因此，我們的戰爭雖然異常艱苦，但獲得了工人農民對我們的同情。戰爭不僅是政策的繼續，而且是政策的集中，可以在這場地主資本家依靠稱霸全世界的協約國而強迫我們進行的空前艱苦的戰爭中學習政治。在這場戰火中，工人農民學到了很多東西。工人們學會了怎樣利用國家權力，怎樣把每一個步驟變成宣傳和教育的資料，怎樣把農民占多数的紅軍變成教育農民的工具，怎樣把紅軍變成利用資產階級專家的工具。

列寧：“全俄蘇維埃第七次代表大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報告”（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三〇卷，第一九三——一九四頁。

因為，能夠證明戰爭的真實社會性質，确切些說，證明戰爭的真實階級性質的，自然不是戰爭的外交史，而是對各交戰國統治階級的客觀地位的分析。為了說明這種客觀地位，不應當引用一些例子和個別的材料（因為社會生活現象極端複雜，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証實任何一種意見），而一定要引用關於各交戰國和全世界的經濟生活基礎的綜合的材料。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的法文版與德文版序言（一九二〇年七月），“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二卷，第一八二頁。

……戰爭是政策的繼續。我們從我們本國的戰爭中已經體會到了這一點。帝國主義戰爭是帝國主義者、統治階級、地主和資本家的政策的繼續，它遭到了人民群眾的反對，是使人民群眾革命化的最好手段。帝國主義戰爭使我們俄國輕而易舉地推翻了君主政體，推翻了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資產階級，其所以如此，完全是因為帝國主義戰爭是帝國主義政策的繼續，是帝國主義政策更激烈更露骨的表現。我們的戰爭則是我們共產主義政策的繼續，無產階級政策的繼續。……雖然勞動群眾沒有學過馬克思主義，但他們是被壓迫者，他們親身體會什麼是地主資本家已經有幾十年的時間，他們的階級

本能使他們清楚地辨明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区别。对于受过几十年压迫的人来说，这两种战争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繼續。它促使群众起来反对自己的統治者。反对地主和資本家的国内战争，是推翻这些地主和資本家的政策的繼續，这种战争愈向前发展，就愈能加强劳动群众同领导这一战争的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尽管受过种种苦难，尽管遭到过多次惨败，尽管这些失败异常惨重，尽管敌人經常取得巨大胜利，苏維埃政权經常处在千鈞一发的关头（这种时候是有过的，而且協約国无疑还会来进攻我們），但是我們应当說，我們取得的經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經驗。这个經驗說明，战争提高了劳动群众的認識，向他們表明了苏維埃政权的优越性。……

（摘自“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會議”，

1919年12月20日。

見“列宁軍事文选”第2卷第583—584頁）

……資本主义把大量土地集中在个别国家手里，把最后一块土地都分割完了；再要瓜分，再要扩大領土，就只有牺牲別人，为了一个国家而牺牲另一个国家。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使用武力，因此，世界掠夺者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摘自“在工业博物館羣众大会上的演說”，

1918年8月24日。

見“列宁軍事文选”第2卷第397頁）

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它的基本目的是讓資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去侵占（吞并）別国的領土，主要是农业国的領土。这些資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需要新的銷售市場和通往这些市場的方便道路，需要原料和矿产，所以它們竭力到处掠夺这些东西，不管被侵略国的内部制度如何。

斯大林：“論战争”（1917年3月17日）

参見“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7頁。

(二) 經濟是戰爭的物質基礎，技術的發展影響 作戰方法的改變，雖然戰爭對經濟有很大 破壞，但革命戰爭可以改變生產關係，促 進生產力的發展

生產力的增長是拿破侖作戰方法的前提；新的生產力同樣是軍事上每一種新的成就的前提。鐵路和電報現在已給了有才干的將軍或陸軍部長一個在歐洲戰爭中採取完全新的策略的機會。生產力的逐漸提高，以及隨之而來的人口逐漸增多，同樣也提供了征集更龐大的軍隊的可能性。

只有教條主義者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能否在作戰軍隊占人口 4—5 % 的條件下找出新的辦法和發明利用這些力量的有效的方法。正如同紡織機的生產如果不用蒸汽力代替人力，也就是說如不創造與舊的手織機大不相同的新的生產工具，便不能增加三倍一樣，在軍事學術上也不能利用舊的手段去達到新的結果。只有創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達到新的、更偉大的結果。每個在戰史上因採用新的辦法而創造了新紀元的偉大的將領，不是新的物質器材的發明者，便是以正確的方法運用它以前所發明的新器材的第一人。在圖倫^①和老弗里茨的時代之間，在步兵學上發生了革命，由刺刀代替了戈矛以及燧石槍代替了火繩槍。老弗里茨在軍事科學上的偉大功績就在於：他在當時作戰方法的範圍內第一個改造並改良了舊式的戰術而使之適合於新式武器。同樣，拿破侖的不朽功績就在於：他發現了在戰術和戰略上唯一正確使用廣大的武裝群眾的方法，而這樣廣大的武裝群眾之出現只是由於革命才成為可能；並且他把這種戰略和戰術發展到那樣完善的程度，以致現代的將軍們一般地不僅不能勝過他，而且只能試圖在自己最光輝和最成功的作

^① 圖倫（1911——1675），法國著名的統帥

战中抄襲他罢了。

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1851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七卷，第562、565頁。

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本身又是以一般的生产为基础的，所以也就是以“经济的力量”，以“经济的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

恩格斯：“反社林論”（171頁）

随着新式作战武器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全部军队内部的組織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員借以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間的关系也变化了。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資本”（一八四七年十二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版，第一卷，第67頁。

战争比和平成熟的早：某些经济关系如雇佣劳动、机器之类怎样由于战争在军队等等中比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更早发展。生产力与交换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8月）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71頁。

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事物都更明白地显示着我们的关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联系的見解的正确性。一般地说，战争对于经济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例如工资制度，在古代，就是首先在军队里得到充分的发展。……同样，机械的大规模的应用，也是在军队中最初看到。就是金属的特殊的价值，以及它的作为货币的用途，就其起源来说，好象也正是依据于它在格里木石器时代刚完结时的军事意义的。又，一个工业部門内部的劳动分工，也是最初在战争里推行起来的。甚至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都简要而明白地概括在这

里面。

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一九五六年

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四——二五頁。

軍隊和艦隊需要“非常多的金錢”。但是暴力本身不能造出金錢，它最多只能奪取已經造出的金錢，可是就是在这点上它也不是时常能收效的，这点根据法国数十亿法郎（指普法战争的法国赔款。——譯者）的经历，我們不幸也知道了。所以归根到底，金錢还是要通过經濟的生产才能取得的，就是說，暴力还是要由經濟情况来决定的，这經濟情况供給它以获得和保持其武器的手段。但是还不仅如此，沒有东西如象軍隊和艦隊那样地依靠于經濟的条件。武裝、編制、組織、战术及战略，首先依靠于当时生产和交通工具所达到的程度。这里起革命性的作用的，不是天才的指揮官的“理性的自由創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与活的材料、士兵的改变，至于天才的指揮官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他們使得斗争的方法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

在十四世紀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边傳到了西欧人这里，……火药引起了整个軍事的完全变革。但是火药和火器的引用，無論如何不是暴力的举动，而是表現了工业的、也就是說經濟的进步。……火器的引用，不但革命地影响了作战的本身，而且还影响了統治和压迫的政治关系。为要获得火药和火器，就要有工业和金錢，但是这两者都为城市市民所占有，所以一开始火器就是城市的武器以及在反对封建貴族的斗争中依靠于城市的、那种上升的君主政治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貴族城堡的石牆，現在抵不住市民的大炮了，市民的枪的子彈打破了武士的盔甲。貴族的統治与穿着护身甲的貴族騎士队一起同归于尽了。随着市民阶级的发展，步兵和炮兵愈益成为武裝力量的决定的型式，在炮兵的要求这一压力之下，軍事这一行不能不加上新的純粹工业的部門——工兵。

火器的改善进行得非常的慢。……只有經過三百多年才出現了适合于武裝全体步兵的那样的枪。只在十八世紀初，裝有刺刀的火繩枪才最后地从步

兵的裝備中排除了長矛。那时的步兵是經過严格訓練的，可是由完全不可靠的諸侯雇佣兵組成的，他們是从社会的最墮落的成分中招募来的，他們只有在鞭策之下才俯首听命，这种步兵还常常是由怀着敌意的强迫編入队伍的战争俘虏組成的；这些士兵应用新武器来作战的唯一形式就是橫队战术，这种战术在腓德烈第二时代获得了自己最高的完善程度。軍队的全体步兵排成三列，形成很長的里面空虛的四方形，在战斗队形中，只以一个整体向前行进，最多只准兩翼之中的一翼稍許前进或后退。这种呆笨的队伍，只有在十分平坦的地形才能整齐地前进，而且还是极其緩慢（每分鐘七十五步）；战斗队形的改变，在作战时是不可能的，步兵一經进入战斗，在最短时期內，一个突击，就把勝負决定了。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起义者的队伍出来对抗这种呆笨的橫队；真的，起义者不会制式教練，可是他們能够很好地施放他們的来福枪。他們为自己切身的利益而奋斗，所以并不象募兵那样开小差。他們沒有应用橫队的战斗队形，来在開闊的地帶上和英兵作战而讓英国人高兴，他們是以分散的流动的散兵队，在森林的掩护之下来打击英兵的。橫队在这里无能为力，而被无法看見的、无法接近的敌人所击败。因之就重新发明了散兵战，——这种新的作战方法是士兵材料改变的結果。

美国革命所开始的事情，由法国革命来完成了——在軍事方面也是如此。法国革命也只能提供訓練不良的人数极多的群众，即全民族的民兵来对抗联盟国的訓練良好的雇佣軍队。它不得不以这些群众去保卫巴黎亦即是去保护一定的地区，但要达到这点，不在開闊的、群众性的战斗中获得胜利是不成的。仅仅散兵队已經不够了，应当找出适当的形式来运用群众，这种形式就在縱队中被找到了。縱队队形，使得甚至受过不多訓練的队伍也能够頗为整齐地前进，而且步伐甚至还比較快些（每分鐘一百步以上），縱队队形使他們可以突破旧时橫队的呆板的形式，可以作战于任何地形，也就是說，在对于橫队队形最不利的地形上也能作战，可以用任何适合于情况的方法去集結軍队，并且可以和分散的散兵队的行动相配合来牽制、迷惑及疲劳敌人的橫

隊，直至來到這樣的時機，使他們可以因預備隊之助在陣地的決定的一點上實行突破。這種新的作戰方法，以散兵隊與步兵縱隊的協同動作為基礎，以軍隊分成包含各種武器的獨立的師或軍為基礎——這種新的作戰方法，在戰術方面以及在戰略方面，都已經由拿破崙完善地規定了。這種新作戰方法之所以成為必要，首先是由於法國革命的士兵組成的改變。可是這種作戰方法，還要求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技術前提：第一，格利包佛爾（Gribeauval）所建造的拖載野戰炮的較輕的炮車，使得它們能以現在所要求的速度來轉移。第二，1777年引用於法國的仿效獵槍的彎曲的槍托（以前槍托都是槍杆的直的延伸），使得可能向一定的人瞄準，而不會屢擊不中。如果沒有這些成就，那麼，應用舊的武器是不能進行散兵戰的。

全民武裝的革命的制度，很快地就被強迫的征兵所限制（殷富的人有權以繳錢來免除兵役），在這樣的形式之下，征兵制為歐洲大陸上大多數大國採用了。只有普魯士企圖通過自己的後備軍制度，以更大的程度來組成國內的軍事力量。在1830年到1860年之間得到了改進的、並適於作戰之用的那種從槍口實彈的來福槍，起了短期的作用之後，普魯士也是以最新式的武器，即從後方實彈的來福槍，去裝備全體步兵的第一個國家。普魯士在1866年的勝利是應當歸功於上述兩種新設施的。

在普法戰爭時，第一次對壘的雙方軍隊都是應用從後方實彈的來福槍；而且，實質上，雙方都用舊時直杆火繩槍時期的那種戰鬥隊形，區別僅僅是在於普魯士人在其企圖尋找一種更適合於新型武器的作戰形式中引用了“連”的縱隊。但是當8月18日在聖伯利弗作戰時，普魯士衛隊試圖認真地使用這種連的縱隊，可是參加這一戰鬥最多的五個團，不到二小時就損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一百七十六名軍官，五千一百十四名士兵），從此以後，就戰鬥隊形說，連的縱隊、營的縱隊和橫隊隊形一樣，同被擯斥了。在敵人的步槍火力之下往前擺出密集隊伍的任何企圖都被放棄了。德國人方面，以後只以稠密的散兵群進行戰鬥，其實在敵人槍彈的射擊之下，縱隊早已經常自行分散為散兵群，不管上級指揮人員如何把這種情形看作破壞秩序而與之進

行斗争。同样的，在敌人步枪火力的有效范围内，唯一的运动形式是跑步。士兵又是比军官为机警，正是他、士兵本能地找出了在那种从后方实弹的步枪火力之下的、证明直到现在还是适用的唯一的战斗形式。士兵不管长官的反对，还是成功地把这种形式坚持用下来了。

普法战争，表明出是一个转折点，它同所有以前的战争比较起来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第一，现在武器已经改进到这样的程度，使得在这上面能起任何革命作用的新进步已再没有可能了。既有大炮可以在目力所能辨别的范围内射击整营部队，既有步枪能以同样的效率去瞄准和射击个别的人，而且实弹所需要的时间比瞄准为少，那么，一切进一步的改善，对于野战说来，多少是无关紧要的了。这样，在这个方向上，发展的时代，在其基本点上已经终结了。第二，这一战争，迫使所有欧洲大陆的强国采用更严厉的普鲁士式的后备军制度，因而把军事负担加在自己身上，在这种负担的重压之下，它们经过不多的年份就不得不陷于崩溃。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它变成了自我的目的，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着补充和供养士兵。军国主义支配着欧洲并吞噬着欧洲。可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包含着自我毁灭的萌芽。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一方面迫使它们每年在陆军、海军、大炮等等上面花更多的钱，所以愈益接近财政的破产；他方面迫使它们更多地采用全国征兵制，因而结果就教会全体人民使用武器，这样人民就获得在一定时机反对军事指挥长官，来实现自己的意志的可能性。当人民大众（城市和乡村的工人与农民）具有自己的意志之时，这样的时机就要来临。在这时候，君侯的军队将转变为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的辩证发展而趋于毁灭。1848年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正因其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所以没有能力给予劳动群众以内容上适合于他们阶级地位的意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所没有能力完成的这种事情，社会主义一定要加以完成。这也就是说，要从内部破坏军国主义以及和它一起的一切常备军。

这是我们近代步兵历史上的第一个教训。另一个教训使我们重又回溯到杜林先生，这教训是在于：军队的全部组织及作战方法以及与之一起的军队

的勝負，都是依靠于物質的亦即經濟的條件的：依靠于人的材料和依靠于武器，所以就是依靠人民的质量和数量，依靠于技术。只有这样的打獵的人民（如美国人）才能重新发明散兵战，但是他們之所以曾是獵人，是由于純粹經濟的原因，正好象旧有諸州的同样的美国人，因为純粹經濟的原因，現在已經轉成为农人、工业家、海員和商人一样，他們再也不在原始森林中从事打獵，他們是更干練地縱橫于投机場上，在这上面他們也深远地推动了利用群众的艺术。只有象法国革命那样的革命——在經濟上解放了有产者，特別是解放了农民——才能发明群众性的軍隊形式，而同时給它們找到自由的运动形式，这种运动形式，打破了在軍事上反映其所保卫的專制主义的那种旧的呆板的橫队形式。我們在上面已經一步步地看到，当技术的成就剛剛变成可用，并在事实上用于軍事目的的时候，它們如何立刻地、几几乎是粗暴地，而且时常違反軍事指揮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法上的改变甚至变革；除此以外，作战的进行依靠自己后方的以及战場的生產力和交通工具到多大的程度——这一点，現在每一个肯用心思的軍士都能够向杜林先生講解了。总而言之，在一切地方和一切时候，經濟的條件及資源总是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沒有它們，暴力就不成为力量。

如果我們从陆上轉到海上，那么在最近二十年来，我們在这上面可以看到更大得多的决定性的变革。在克里木战争时（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六年。——編者），战船只是木制的兩层或三层的船，它有六十門到一百門的炮，它主要还是利用风帆来行駛的，它所有的力量极小的蒸汽机，只做輔助的工作。船上所裝的炮主要是三十二磅，重五十德担（一德担等于五十公斤。——譯者）的炮，只有少数的炮是六十八磅、重九十五德担的。在这次战争末期，出現了裝甲浮动炮台，它是呆笨的，差不多是不能行动的，可是就当时的炮來說，这已經是攻打不破的奇物了。不久以后，鉄甲也被裝到战船上来了，起初鉄甲是薄的，四吋厚的鉄甲已算是很重的了，但是炮的进步，很快的就超越了它，对于步步增長起来的任何厚度的鉄甲，总有新的更重的炮很容易地去打破它。这样，在一方面，我們已經达到了十吋、十二吋、

十四吋及二十四吋的鐵甲（意大利想建造三英尺厚的裝甲的战艦），另一方面，我們已經达到了二十五、三十五、八十甚至一百吨重的旋槽炮，它能把三百磅、四百磅、一千七百磅直到二千磅的炮彈发射到前所未聞的距离之外。现在的战艦是巨大的裝甲的螺旋槳汽船，它有八千到九千吨的排水量，有六千到八千匹的馬力，有回轉的了望台，有四門或多至六門的重炮，有裝在艦首的、处在吃水綫之下的、突出的冲角，来冲击敌人的船只。这种战艦，一般說来，是一架巨大的机器，那里蒸汽不但被用来以高速度行駛船只，而且还被用来管理船舵、抛錨、轉动了望台、起錨、轉动大炮、給炮裝彈藥、进行抽水、升降小船（这些小船本身，一部分也是用蒸汽来推动的）等等。裝甲保护和大炮力量二者之間的竞争，离其終結还是如此之远，使得现代战艦差不多常常不能适应要求，它还来不及下水就已經过时了。近代的战艦，不仅是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是大工业的样本，浮在水上的工厂，——确实，它的生产主要是浪費大量金錢。拥有最高度发展的大工业的国度，差不多握取了建造这种艦只的独占权：全部土耳其的战艦、差不多全部俄国的战艦以及大部分德国的战艦，都是在英国建造的，凡是可用的鐵甲差不多完全是在英国雪費尔特制造的；在欧洲能够制造最重型大炮的三个鋼鐵制造厂，有两个在英国（一在武尔維赤，一在爱尔斯維克），第三个（克虜伯）在德国。这个例子十分清楚的指出，杜林先生所称为是“經濟情况的决定的原因”的“直接政治暴力”，相反地是完全从属于經濟情况的；不仅海上暴力工具（战艦）的建造，而且其运轉本身都成为近代大工业的部門。事情成了这个样子，使得在这点上，再沒有象“暴力”，即国家那样感到苦惱的了，国家現在建造一只軍艦，要花費和以前成立整个艦队一样多的金錢，而且它还不能不亲自看到，这种貴重的战艦，甚至还未曾下水就已經过了时，因之貶了价，国家大致不比杜林为差，也不滿于这种情形，即“經濟情况”上的人，工程师，現在竟比較在船上的“直接暴力”的人，船長，具有更大的意义。当我们看到，在裝甲和大炮之間的竞赛中，战艦达到这样完美的程度，既是昂貴不堪，又不适用于战争，当我们看到，由于这种竞赛，在海战